

# “摄影巾帼”侯波记忆中的红镜头(2)◆ 吴志菲

## 从枣园到中南海

在青训班学习几个月后，经组织分配，侯波来到延安，进了保安处。侯波回忆说，“因为我刚到延安，什么都不懂，想来想去，还是去念书学点东西才好。我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9月，延安女子大学和延安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办学，这样，我又曾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都很关心的学校，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在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和徐肖冰相识相恋并决定相守终生的。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与摄影的结缘。抗战结束后，徐肖冰所在的电影团转往东北。侯波跟着徐肖冰来到当时位于鹤岗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并被分配到摄影科当科长。“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摄影，“原来只看见徐肖冰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后，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城，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用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加了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摄影，如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的左厢房的一间大概有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记者倒饮料，

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毛泽东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从话语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她的幸福。

解放前，毛泽东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到新中国成立后，侯波才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就是侯波的作品。在中南海工作的12年，是侯波一生中充实的一段时光。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

谈起为领袖摄影这项工作，侯波无比感慨：“做了这么多年的摄影工作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道理：我在为伟人寻找背景拍摄的时候，伟人们已经做了我的‘背景’；在他们的背景之下，我才能记录下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我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一个令人炫目的珍宝。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对侯波来说，那段给领袖拍照的日子，可以说是人生的馈赠。

## 从中条山到中条山

“摄影双璧”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

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侯波笑着回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忆起这些，侯波心底激起幸福的涟漪。

“文化大革命”期间，侯波被江青点名称为“坏分子”，并被造反派认定为混在党内的“假党员”，后被下放到山西中条山区劳动改造。侯波是从中条山参加革命走出来的，后来又回到中条山劳改，是历史的巧合也好，是命运的安排也罢，反正侯波常常觉得中条山给了她革命的机会，给了她革命的精神，于是她从绝望中看到了新生的曙光。“他（徐肖冰）那时稍微自由一点，不用再挨批斗。在中条山，造反派把我看得很紧，通信也受限制。”徐肖冰曾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他还在粮票里夹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首短诗，大致意思是要她相信历史，相信人民，一切问题终能得到解决。可造反派以为是徐肖冰怂恿她什么事情，狠狠地警告说以后不准再写这种诗，并将诗斥为“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天气冷了，徐肖冰及时给侯波寄去棉鞋，细心的他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那年月糖还是个很稀罕的东西，造反派不仅把糖果没收，还训了侯波一顿。侯波虽没吃上糖，但徐肖冰的情意，她分明感受到了。“他给我寄糖果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个年代不兴说什么爱不爱的，可这不是爱情又是什么呢？”

说起中条山，侯波又想起了那令她难以忘怀的乡情。下放到中条山区时，侯波住在

村里一户姓钱的人家里。村里的人不知从哪里听说侯波曾给毛泽东拍过照，都在背后嘀咕，说侯波老老实实的，不像是坏人，可能是搞错了。房东家有一个老叔看侯波身体单薄，怕她累病了，就偷偷帮侯波干造反派规定干的活儿，还帮她磨割麦子的镰刀，处处替她着想。“中条山的人民给予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是那种无私神圣的乡情把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1986年9月25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侯波徐肖冰摄影展《伟大的历史纪录》开幕。在这次展出的照片中，有三分之一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那次影展影响非常大，应许多外地观众要求，侯波夫妇还带着那些摄影作品分别到上海、杭州、桐乡、广州、汕头等地进行了巡回展出。在杭州展览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人员找到侯波、徐肖冰夫妇，谈了出版画册事宜。

1989年，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终于得以出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邓小平看了画册，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并在画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聂荣臻、杨尚昆也派人送来了他们的贺信。“江泽民同志那时已是总书记了，他也给画册出版问世写了贺信。”说到这些，老人很开心，也很得意。

侯波、徐肖冰夫妇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革命的风雨历程，作品既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展示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面，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音容笑貌和工作生活的动人瞬间，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1999年4月9日，侯波、徐肖冰摄影回顾展《从延安到中南海》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如今，徐肖冰的家乡浙江桐乡已建起了侯波徐肖冰摄影艺术馆。采访时，他们无比欣慰地说，我们多年的作品总算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摘自2013年12期《党史纵览》

##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12.想不到一切如旧

对刘家来说，他们俩一个是侄子，一个是“养女”，婚姻大事，按理总得添置一些衣物以及各种生活用品，何况这一对小夫妻为刘家赚了不少钱。但是，刘家只是花了几十元钱，从旧货商店里买了一张大床、一个大橱、一张梳妆台，草草地涂一层油漆，算是新家具了。至于桌子、凳子之类，先从刘家的房间里拿出来，摆在新房里装门面，新婚过后，这些东西也就被收回去了。新房是筱文艳的公公在剧场旁边租的一间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小屋，租期只有一个月，所以也不用不着装修粉刷。

在当时，像刘家这样有财有势的人家如此办喜事，显得十分的寒酸。当然，“寒酸”二字是不能讲的，只能说是“匆忙”了一点。但是，在另一方面刘家却又想得异常周到，故而也显得“阔气”。譬如，嫁女的喜帖，除了发送给三亲六眷之外，凡是有些往来的，刘家都会招呼到。这些人前来自然都得送礼，大红纸里包的人情，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刘家的口袋里。再譬如，新娘在楼上，新郎在楼下，数步之遥，便可拜堂成亲。可刘家不依，说是自古以来新娘都要用花花轿子抬上门的。花轿从楼上抬到楼下，自然没有什么意思，于是乎花轿就从永年路出发，一路吹吹打打，兜了一个大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地。看热闹的人自然不少，刘家的脸上觉得风光。而在风光的背后，自有刘家的一番盘算：这样等于是做了最好的宣传，让左邻右舍都知道，他们家待筱文艳胜过亲生，将来筱文艳想翻脸，那么舆论会对她不利。所以，整个婚礼的安排，都是为刘家脸上贴金，不但一笔勾销了过去对筱文艳的种种不是，还为长期控制她做好了准备。当然，这一切的花费，还得陈家承担，你讨媳妇哪有不花钱的！筱文艳的公公七拼八凑，凑满了九十六元，作为彩礼，送给了身为亲家母的亲妹妹刘大麻子。

就这样，原本分别关在两只笼子里的小鸟，合并在了一只笼里。两鸟和鸣，强似一鸟

啾啾。刘家放心了，筱文艳却失望了。原以为结婚以后生活多少会起变化，想不到一切如旧。还没有尝到蜜月的滋味，蜜月已经结束了。新房的租期一到，又搬回到剧场三楼的铁皮房子里。妻子每天唱两场戏，丈夫放车、修车，收车租，做检场。从铁皮屋到剧场，楼上楼下、两点一线，身处咫尺之地，不是囚禁，却恰似囚禁。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她几次问丈夫，丈夫几乎没有一句可以暖人心肠、给人希望的言语。其实，丈夫又有什么办法呢？他的遭遇并不比筱文艳好多少呀！

按理说，成了家，算是大人了，然而刘家并没有把他们夫妻当作堂堂正正的成年人那样看待。那样尊重，稍不如意，依然开口就骂，动手便打。他们夫妻俩既是刘家的长工，又是刘家的出气筒，纵然你累断筋骨，刘家还是不开工资，照样每天只拿个铜板的零用钱。一年之后，筱文艳生了个女儿，取名大风。按理说家中添丁，不论男女，都是件高兴的事，但孩子并没有带给他们欢乐，反而成了累赘。

孩子每每想要啼哭，夫妻俩便慌忙地捂住她小嘴，害怕哭声惊扰了刘家，挨一顿训骂。要洗孩子的尿布，也要看刘大麻子的脸色，若是刘大麻子高兴，便把一块肥皂切成四小块，若是不高兴，便切成八小块。而这八分之一块的肥皂块，要当一整块用，若是用得多了，就要遭白眼、听骂声。对刘家来说苍蝇头上也要刮层油，什么至亲骨肉，还不如雇佣关系。夜深人静，夫妻相对无言，唯有叹息声声。

筱文艳的丈夫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言语，不善表达。然而，他的心里明白，男儿自有男儿志，他苦思冥想“破笼计”。计没有想出来，他唯有铤而走险。他认为，他们之所以忍气吞声，原因是手中没有钱。有了钱，就能离开刘家。当然，他是个老实人，犯法的事是不会做的。在那个社会里，赌钱倒是不犯法的，他想从赌台上赢到一笔钱。于是，他便瞒着父亲和妻子，用刘家三十多辆三轮车三天积下的几百元租钱，拿去做赌本。谁知道天不从人愿，把这三天的车租输了个精光，吓得他白天不敢见刘家的人，夜里也不敢向妻子吐真情。但是，瞒得了家人，却是瞒不过刘家。在刘木初追问下，他不得不吐出实情。

### 17.我早就不是自己的了

莫水蓉在一个细雨绵绵的夜晚收到了一份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礼物：红豆壶。那一刻她双手紧紧攥着这把壶久久不语。红豆用朱泥做成，微雕功夫惟妙惟肖。壶是心形，米黄色的老段泥，小巧而圆润。壶钮便是一颗红豆，大红袍泥，惟妙惟肖的一颗红豆啊。袁朴生说，水蓉，这便是我的心。诀别时的话语，像秋风一样飘拂，他的背影渐渐远去，最终变成沧海中的一片帆影。捧着壶，水天苍茫，她有一种永诀的直觉。

那天清晨莫水蓉站在蠡河边，一直都在抬头看着铅灰色的云。她仰着头，听着水浪拍岸的声音。帆影远去，眼泪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淌。心被掏空了，她的身体无疑就是一座废弃的空城。她唯一庆幸的，是自己终于给了他一夜，整整的一夜。这个烈灼般的男人几乎将她融化、吞噬。不是男女之间的缠绵，而是两个炽烈生命的交融。有一刻她贴着他的胸膛说，把我带走，一起去那东洋如何？他说好啊，就算我们私奔吧。晶莹的泪花在她眼眶里闪烁，很快她的目光就黯淡下去了。说，不好的，你自己珍重吧。问她她，为什么？她惨然一笑，说，我有儿子。他说，那就把阿多一起带去啊。她断然摇头，再不肯说一句话了。后来他问她，为什么不肯嫁给他？为什么他去那遥远的东洋，她一点也没有阻拦，竟然一口赞同。

她无法回答。心里说，我早就不是自己的了。她觉得自己配不上袁朴生。她不能亵渎了袁朴生对她的一份真情，她更不能害了他。

雪琴班的二十多号人，全指着她吃饭呢。她生了病也不敢歇，一歇大家就没戏唱了。雪琴班的后台是田本鹤。这个伪君子，一直明里暗里欺负她，占她便宜。他还控制着她在乡下的儿子阿多。如果她不从，不但她要倒霉，就连儿子阿多也会遭殃。袁朴生哪里是他的对手呢？有一阵田本鹤特别忌恨袁朴生，使了许多伎俩，包括伪造了死鬼汪一轩的信件等等。她能感觉到田本鹤要下毒手了，她跪在田本鹤面前，保证不跟袁朴生结婚，也不跟他再来往，求他放袁朴生一马。苟活，强如死去？只因还有个孩子阿多。莫水蓉不敢死，更不敢爱。

袁朴生突然要去东洋，这简直是老天的一个主意。她觉得老人在帮助袁朴生。大丈夫志在四方。袁朴生去那遥远的天边历练几年，她相信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她相信田本鹤总会有恶贯满盈的一天。但袁朴生真的走了，她又觉得自己活得像个稻草人了。

袁朴生启程的当夜，莫水蓉演完戏，恹恹地正要休息。田本鹤突然闯进她的卧室。莫水蓉吓坏了，说田大人，你怎么会进来的？田本鹤气咻咻地说，小冤家，今天的运气真好，老婆和女儿去了外婆家，老天下大雨回不来了。说着就宽衣解带。莫水蓉冷冷地说，田大人，你把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了？田本鹤嘿嘿一笑，说，这还用说吗？老天爷眷顾，我不能辜负天意啊！莫水蓉冷笑道：苍天是有眼的，田大人就不怕遭报应？田本鹤愣了一下，口气硬硬地说，什么人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敢跟我这样讲话？你也不想，是谁把你捧红的？白花花的银子又是怎么来的？莫水蓉断然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干干净净做个女人。田本鹤反讥道：干干净净？说得倒轻巧，怪不得有人说你又要做婊子，又要竖牌坊。莫水蓉气得身子摇晃了一下，脸都憋青了，只是说不出话来，眼泪噗噗地往下掉。田本鹤见她虽然云鬓散乱，目光却有些喷火，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枚尖尖的银簪子，口气便软下来，说，你也凭良心想想，没有田某人，你能像今天这样红吗，白花花的银子又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你那宝贝儿子，是谁一直在保护的？

儿子阿多，去年秋天突然失踪了。莫水蓉急火攻心，支持不住，卧倒在床上。是田本鹤派了民团的人四处寻找，后来从湖匪的手里把孩子夺了回来。手一松，银簪子落在地上了。目光也散乱了。人就呆若木鸡了。田本鹤暗喜，一只手利索地伸进莫水蓉绣了花的丝质内衣里……莫水蓉脸色变得青白，突然哇地叫了一声，田本鹤被推倒了，她抓起一把雪亮的剪刀，说，姓田的，我死给你看！田本鹤夺下剪刀，厉声喝道：臭婊子，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明天我就让你去给你那宝贝儿子收尸去。一句话把莫水蓉说得像被雷电劈中了似的。全身麻木了。

## 国壶

徐凤

